

千島風雲

千島風雲

时事评论

为野心家顶罪的东帝汶难民

莫非

在亚齐难民、马鲁姑难民以及东帝汶难民的问题上，最棘手最令政府头痛的是东帝汶难民。东帝汶难民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始终将成为国际干预的借口。

东帝汶边界现有13万难民，他们实际上是野心家的牺牲品。外国评论认为难民问题是苏哈多和哈庇庇造成的；这两人是东帝汶难民深重苦难的罪魁祸首。

1976年印尼军队在美国的默许下进军东帝汶，将刚宣布独立的东帝汶佔为己有，列为第27省。十年后，东帝汶的武装反抗基本上已被扼制。1991年11月12日，迪利市发生反政府示威，政府报告死5人，国内外人权组织报告死亡成百人。这次事件不仅引起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同时也推动了独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当时陆军特种部队司令伯拉波采在东帝汶13个县组织民兵团，由陆军总部负责训练，每个民兵还发给月薪35盾，对独立运动分子进行全面镇压。

哈庇庇上台后，为想在普选中获得选票，继任总统，竟在没有征求人协的同意下，擅自宣布在东帝汶进行公民表决，以为已将大局控制，胜卷操在迁回东帝汶的11万难民及13万民兵和其家属成员的手中。其实这些难民经常与当地居民发生

冲突，又不愿回东帝汶，怕引起独立派的报复，因此公投结果不像预期的那样，而这批难民，从此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包袱。

今年9月5日，阿丹布亚居民与难民发生冲突，一名民兵领袖被打死。9月6日，难民进攻联合国难民事务署办事处，杀死三名办事人员。

联合国安理会为此作出强烈反应，通过1319号决议谴责阿丹布亚事件，并要求印尼政府即刻解除民兵武装。决议本擬派和平部队，在外长阿里·西哈克周旋下，并得到在联大具有否决权的中国与俄罗斯代表

的配合，才没有将此条文列入。美国国防部长在会见瓦希德总统时表示，民兵武装不解除，将对印尼进行经济封锁。美国600名海军陆战队还登陆东帝汶，进行五天的“人道活动”。

9月24日，副总统美加娃蒂在阿丹布亚接受民兵缴械。移交仪式进行时，不知何故，美加拒绝跟民兵领袖对话，因此激怒民兵，又把19支正规枪夺回。瓦希德总统接到消息，下令逮捕民兵副总司令古特列斯。10月4日，警察正式将他逮捕。

有消息透露，民兵并没有缴械诚意，在美加抵达前，民兵动员数百人在离古邦60公里外的ROTE村赶制数百支土枪交给美加，保存真枪。被逮捕的民兵副总司令就承认过，他们还藏匿一万三千支枪械。

政府现正计划将13万难民迁往荒岛或布鲁岛，让他们自治，可是难民若拥有枪械，集中在一处，只怕也将后患无穷。

民兵不愿放弃武器也自有苦衷。他们认为民兵为维护统一而流血，劳苦功高，如今政府“吸了甜汁抛掉渣滓”，置他们于不顾，倘使放下武器，等于置他们于砧板上，在面临敌人时只有任人宰割。

另一方面，旧政府残余势力也极想保持民兵的武装，只有令各地动乱不止，造成经济的日益困难，才能促使现政府倒台，他们才有复辟的可能。

外长将于10月11日到12日在安理会上就解除民兵武装一事作出报告。若果安理会对外长的报告不满意，那么阿丹布亚事件也就不能解决。而且10月中旬将在东京召开年会的“印尼事务磋商小组”(CGI)，将会作出不利于印尼的决定。

伊里安查雅省查雅或查雅县府瓦美纳市10月6日发生流血暴乱。据报有40人死亡,45人受伤,尚有一些被带往森林的居民下落不明。

暴乱是警察强行降下巴布亚独立分子的晨星旗引起的。据说瓦希德总统曾口头答应巴布亚理事会主席团,准其在伊查升挂晨星旗。今年7月和8月,伊查地方警察长与巴布亚理事会主席团达成协议,限定每县只升一面晨星旗,与红白旗立立,旗面必须比红白旗小,唯许多地区没有遵守规定。仅瓦美纳就有25面晨星旗飘扬,而且没有与红白旗同时升挂。今年9月警察总长在召开全国一级地方警察长会议时,根据2000年人协年会的决定,训令伊查警察长降下晨星旗。10月3日,警察署、市政府和巴布亚理事会主席团取得降旗协议。

10月6日,警察出动在瓦美纳执行降旗命令,巴布亚理事会属下的保安团则出动护旗。双方坚持不下,经于发生冲突,造成两名警员和九名保安团人员受伤。早上10时,数百名手持弓箭、斧头和大刀的群众砍倒树木布设障碍,并开始向外来居民的住家发动进攻,他们烧毁房屋、抢掠财物,见到头发垂直的人就杀(原住民头发卷曲),连孕妇和小童也不放过。一天时间内,死伤逾百人,多为弓箭斧头和大刀等利器所伤。当局隔日增派两连约200人的机动部队前往瓦美

瓦美納流血事件不容蔓延



2000年10月15日 星期日

纳,逮捕200人,基本控制局势,现有8千名难民在军部、警察署、教堂和清真寺中避难。

10月10日,查雅或查雅外来居民组织“外来印尼社会团结运动组织”并发表声明,要求政府协助受害者,产办肇事者,保护外来居民,并要求人权委员会进行调查。

政治、社会和治安统筹部长苏西罗·邦邦表示,巴布亚理事会主席团必须对瓦美纳流血事件负责。巴布亚理事会主席团则指控警方必须对血案负责,因为理事会曾要求降旗行动在10月19日进行,理事会还声称不奉行排外政策,主张和平斗争。伊查教会也发表声明,要求人权委员会调查瓦美纳事件。10月12

日,副总统美加娃蒂主持内阁会议,正式禁止在伊查升挂晨星旗。

瓦美纳流血事件,表面看是降旗和护旗的军民冲突。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因素,血案的发生,是长期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利益的角逐所造成。

印尼从荷兰手里收复西伊以后,38年来内地原住民的生活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今称伊查的西伊归并印尼后,其森林和丰富的矿产给国家带来了不少外汇,而内地原住民却没有享受到好处。地方议员、公务员多由沿岸居民担任,内地原住民到今天仍然赤身露体,身着俗称“哥得卡”的树皮三角裤。发生暴乱的瓦美纳是伊查最贫穷的地区

之一。

1998 年发生大饥荒时，据说曾有 200 人饿死。

由于中央对地方的长期剥夺，改革运动以来，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纷纷要求自治，划为省份。有的地区如亚齐和巴布亚，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要求脱离中央独立。估计几年后，全国将会从 26 个省变为 40 个省以上。天然资源丰富，民生凋敝的地区，要求独立的主张最容易号召群众，民间武装力量也最快得到发展。

内阁作出禁止升挂晨星旗是明智的决定，因为对力谋独立的分裂分子绝不能过分姑息。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民主也不容许国中有国。如任其发展，国家的领土完整将受到威胁，亚齐和巴布亚的离心分子现在已在国际上进行活动，力求在宣布独立时得到外国的支持。

当然，现政府也不能沿用旧政权的手段，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政府应尽速实现伊查划为三省的计划，妥善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给地方予更广泛的自治，繁荣地方，改善内地原民主的生活。

要防止瓦美纳案蔓延，必须整顿保安团，不能任其发展为一如东帝汶那样的民兵武装。外来居民经过血洗之后即刻成立组织保护自己，原是必然的事。不过双方组织如果都武装起来类似马露姑的种族冲突，只怕也会在伊查重演。

经济评论

举债度日不好过

莫非

由世界银行主持有30个国家和组织参加的CGI（印尼事务磋商小组）年会于10月17日至18日在东京召开。跟往年一样，会议召开前夕，债权国总会利用一些问题，特别是人权问题大做文章，向印尼政府施加压力。政府特别是财经小组也必然会紧张一阵子，这边联络，那边斡旋，务必使债权国心平气和地掏腰包。

其实CGI 10年来给印尼的贷款一直都在50亿美金左右，从未间断过。1998年甚至达到70亿美金。

今年的会议，政府最少要获得48亿美元的贷款。因为在制定2001年的财政预算时，已经把这一年未到手的钱估计在内。如果贷款没有发出，预算案就会出现52,1兆盾的赤字。要弥补这个数目，并不简单，而且会造成盾币对美元的汇率大起波动。

前任财经统筹部长郭建义曾经表示，有没有阿丹布亚事件，有没有KKN，贷款总会拨出。债权国口口声声进行恐吓，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援助是商业性的，他们要从贷款中赚得利息。他说他任部长时，没有进行沟通斡旋，贷款一样照发，而且还多给。他说当时他只要求41亿美金，结果反而给了47亿美金。

苏哈多时代，全国建设计划机构每次在CGI会议上都要呈上报告书，列举哪些工程需要提供援助。1997年经济危机以来，这份报告不再呈上，贷款仍然照发不误。

果然不出各界所料。18日会议闭幕时，





CGI 作出决定，给印尼提供 53 亿美金贷款。其中 48 亿 3 千 6 百万美金用来填补财政预算赤字，另外 5 亿 3 千万美金是属于赠送、技术援助和供给民间组织，会议还决定下届会议将在 2001 年 10 月在雅加达举行。

财经小组虽然每年都要出一身冷汗，可是会议一结束，大家也就舒了一口气。不过获得巨额贷款，到底是祸是福？这要看是否运用适当。一个国家举债度日，当然是因为穷才借钱。但债务积多了，再加上处理不当，反而将使国家穷上加穷。

1996 年的财政预算，尚有 50% 用于建设经费。迄至 2001 年，建设经费仅占三分之一，即 30% 左右，其余全数用来还帐、利息、公务员薪水，以及各种津贴。长期举债

是 1997 年经济危机的最大原因。债务越大，全国纳税人的负担就越沉重。如果每年的财政预算都要拨出大部分的钱偿还债务和利息，那么不单经济不能复原，还将进一步引发第二次经济危机。

何况，新秩序以来，外债的漏洞极大。据报告，有 30% 的外债被贪污。印尼在 96 个贪污国家中排名第 5 位。因此，有一些人就认为政府有必要要求债权国取消一部分外债（最少 30%），理由是，30% 外债的贪污行为是在世界银行知情下发生的，所以世界银行也必须负责。中央银行高级助理安哇尔·纳苏迪温却认为，天下哪有欠债不还的道理？这次 CGI 会议，也没有将取消外债的事提到议程上来。

CGI 每次发放贷款总要附加一些条件和“警告”，要求印尼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和消灭贪污行为，重整私营企业，克服贫穷，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重视人权问题。这些都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做到做不到，每年的贷款仍然照发。前任财政部长邦邦·苏迪标说，CGI 的贷款利息高达 4% 到 5%。放债的主要是日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约占 70% 左右。既是赚钱的生意，又何乐而不为？

债台高筑的同时，贪污横行，对森林和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甚一日。到了石油告罄的时候，我们留给下一代的，除了一个烂摊子和大量的外债外，还有什么？

经济内幕

2000 年 10 月 21 日 星期六

时事评论

为瓦希德政绩计分

莫非

政客们习惯在瓦希德执政100天、半年、10个月和一年评价其政绩，认为红分（不及格）居多，其意图乃是为召开人协特别大会铺路。特别是“布洛克案”主脑苏温多被捕后，召开人协特别大会的呼声更是甚嚣尘上。有没有必要召开大会，撤换总统，且先看瓦希德的政绩成败如何。

社会上对瓦希德总统的政绩或劣绩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经常发表引起争议的谈话和声明。比如要与以色列通商、同意亚齐实行公民投票、准许伊查升挂晨星旗等。计一年内共发表达37次引起争议的言论，平均每10天发生一次政治震动。

第二点是经常撤换部长和官员。计一年内已撤换16名高官。解除前工商部长、国营企业辅导与投资部长以及警察总长的职务，曾引起国会的强烈责难。

第三是经常出国访问。瓦希德一年来共出国10次，访问过36个国家，执政一年有81天在国外。一般认为出国访问太花钱，

而且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也没能引进外资。

另外，未能树立法律尊严、治安尚未稳定、经济未见好转，也证明政府的施政不够理想。特别是延期查办三大财团以及任用亲信占据内阁和各部门肥缺，被指控为企图筹集2004年的竞选经费，使民族复兴党成为第一大党。

瓦希德总统一年来成绩是，进一步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促进宗教的和睦、给予新闻更广泛的自由，维护国家的统一。凡与此有关的活动，瓦希德采取容忍的态度，表现了一个开明民主人士的风度。

各国元首君主日理万机，阅读奏章。而瓦希德眼不能视，只能听“报告”。瓦希德接近民众，国家宫不似过去那样森严，求见不难。这样就可以避免“报告”的偏差。曾有群众手持大刀武器示威，瓦希德接见时，群众代表恶言相向。这在新秩序时代，是匪夷所思的事。

（下转第二版）

瓦希德经常出国，到访国家一致支持印尼的领土完整，使离心分子在国外的活动受制，可说出国之行也不是不无收获。瓦希德最近委任民主人士威玛尔为总统代言人，相信也会因此减少发表“惊人言论”的习惯。

从以上一年来的政绩看来，是否有召开人协特别大会来撤换总统的必要呢？

雅加达“罗盘日报”10月14、15日在全国13个大城市的民意测验显示，有54%的反应认为没有必要更换总统，只有31%的反应认为需要换人。不赞成换人者所持的理由是一年的时间尚不足考验一个新政府，目前出现的偏差也不能全归咎于总统，而且瓦希德仍被公认为目前唯一能为各界所接受的领袖。

召开人协特别大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那就是要有充分的理由和纯正的动机。

瓦希德没有违反宪法和国家总方针，人协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召开特别大会。召开大会的动机若不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仅以政党和集团的利益为重，民众就不能接受。若勉强召

开，将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和动乱。

举个例子可以说明议会是否能完全代表民意。目前国会讨论的问题，可说多与总统有关，如撤换部长，布洛克案等。其他如苏哈多案件，议会只表示交由法庭决定，而哄动一时的后备战略部基金会贪污案更是只字不提。可见议员们只对涉及总统的事件有兴趣。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国家官员财产调查委员会”，本来已经以总统决定书的发出宣布成立，由25个人组成。可是国会硬要平均分配利益，加进20个人成为45人。这个委员会官高权大，薪水比内阁部长大四、五倍。仅四千万盾的月薪已令人垂涎。

从以上实事可以证明，当前的议会仍以集团和政党的利益为重，议员们尚未能完全代表选民的愿望。

民主制度的特色是政府受制於议会，议会受制於社会。议员通过议会监督政府，社会则以新闻媒介和群众行动监督议会。议员们可以为总统的政绩计分，可是他们也千万不能忘记，选民也是会为议员们的行动和表现计分的。

国际国内

时势
述评西加
又起
争端

本报特约撰稿

莫非

西加里曼丹省府坤甸市10月25日发生种族冲突,造成10人死亡。当地原有六连警察、两连陆军和一连海军,仍无法平息暴乱。第三天中央增派一营机动部队,才将局势控制。这次骚乱,可说是1997年和1999年两次暴乱的延缓。

冲突是芝麻小事引起的。10月25日上午,一辆由马都拉族人驾驶的巴士和一辆由马来由人驾驶的摩托车碰撞。一个小时后,这场交通意外引发的小纠纷,发展成为两族居民的大规模冲突。

西加里曼丹各城市如坤甸、三发等地居民多由大雅族、马来由族、华族与马都拉族组成。马都拉族为外来移民,其生活惯于聚集一处,生活刻苦耐劳,民风强悍。长期以来各族居民和平共处,相安无事。1997年

12月,坤甸市附近发生大雅族与马都拉族的大冲突,两个月内因处理不当,造成1000人死亡,数百人下落不明。这次大暴乱,种下了外来居民与当地居民的仇恨,以后的一个小事件,一场小误会,都会引起双方群众寻仇。

1999年3月,三发市再次发生大冲突,死近百人。起因有一名外来移民于3月16日乘公共汽车拒付车资,与马来由族司机发生斗殴。随后一名大雅族人放工回家时被殴致死。这两起事件立即引起大雅族人与马来由族人联手向马都拉族人寻仇报复。

安汶发生的是宗教冲突,西加发生的是种族冲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问题从来没有彻底解决。

每有骚乱,地方政府必召集各族领袖会谈,握手言和。现场则重兵驻守,实行宵禁,没收武器。这种做法虽然有效,却只能暂时平息骚乱,并未消除族人们之间的仇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要使事件不再重演,防止仇恨加深,政府应在平时进行工作,与各种族中真正有影响力的领袖共商对策,向下层民众广泛宣传。西加下层民众文化水准较低,易为谣言所惑,必须进行长期的宣传工作,不能仅在冲突后进行和谈。这种表面的和平,不能保证事件不再发生。

在处理骚乱中,军警应保持中立,不偏向发生争端的任何一方。1997年的大冲突死伤累累,就是因为一些国家工具没能保持中立之故。

另外,政府必须对发生骚乱后出现的问题妥善解决。1999年发生的那场惨杀事件,事隔20个月,五万多难民还住在难民营里备受煎熬。政府虽拨出50亿盾计划在坤甸市35公里外建造1000座民房,安顿难民。可是民房区地处沼泽,不符合居住。虽然建了约500所,却只有一小部分难民愿意迁入。目前难民营里粮食、药品的供应越来越少。难民问题总是没有解决,将会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

10月25日发生冲突后,坤甸市不同民族的居住地区,居民团结一致,封锁道路,进行自卫。路口张挂“和平地区”标语,警告外地潜入者。可见各族人民并不愿意仇杀的发生。坤甸市冲突地点,多是外人潜入生事,有极可能是政治黑手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挑拨,使冲突扩大。民族复兴党系国会议员阿敏·英隆认为,坤甸市的骚乱,与企图逼迫总统下台的阴谋有关。

国家工具应在骚乱发生时快速行动,封锁冲突地区,防止外区居民介入。任何一个事件,只要与政治牵连,彻底解决就有困难,结果受害的还是无辜的居民。

经济述评

莫非

美元兑率趋势堪忧

盾币对美元兑汇率两周来不断向上浮动,已达到 9500 盾兑换一美元。中央银行虽向外币市场注入美元,并决定提高利率,仍无法阻其上升之势。估计这一两个月内的兑换趋势,确实不可乐观。

美元的升降,取决于内在和外因因素。外因包括菲律宾政治危机引起的菲币比索降至最低点,以及除马来西亚和南韩外亚洲各国货币的普遍贬值,使盾币稳定大受影响。而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则是盾值下跌的内在因素。

美元如脱缰之马,节节上升,有几个主要因素造成。

首先是反瓦希德的势力制造舆论,动摇现政府。亲瓦希德的势力起而反击,双方更以示威方式付诸行动。副总统美加娃蒂发表支持瓦希德的声明虽然使局势转为缓和,可是总统作一次身体检查,以及政治家的一句谈话,仍然会引起外币市场的敏感,冲击盾币对美元的兑汇率。

其次是年关将届,国家银行和国营企业需要大量美元付外债。从今年 12 月到明年 2

月,仅 BNI 和 MANDIDI 两家国家银行到期的债务就高达 12 亿 7 千万美元。为避免刺激外币市场,这两家国家银行必须从现在起不断收购美元。

还有一个原因,正如前任财经统筹部长郭建议所说,美元的不断升值,可能是某大国蓄意造成的,其方式是以比市场高出许多的价格收购美元,从而引起社会特别是外币市场的波动和不安。

美国因其战舰闯入印尼领海以及一名美国上士兵伪装游客在伊查进行间谍活动,使印美两国交恶,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别国外币市场进行干扰,不是不可能。

下星期政府将撤换银行健全化机构主任。据闻将上任的新官可能为当前任 BNI 银行行长加娃蒂发表支持瓦希德的声明威迪多。此君被控必须对 TEXMACO 近 10 兆盾的烂帐负责。由他担任掌握着 600 兆资产的 BPPN 主任,肯定又将引起国会的强烈抨击。美元若因此受影响,那么盾币对美元的兑汇率将和 2001 年度国家财政预算案中规定的一美元兑换 7300 盾的标准相差将更远了。

本报特约撰稿

快马加鞭抓税收 莫非

2001 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把税收当作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 70%。这个高指标使税务局从现在起必须加强对税务的催收。制定 2000 年度预算时,政府预计从出售国营企业中获得 6.5 兆 (TRILLIUN) 盾,另从国民银行业健全化机构拍卖的资产中获得 18.9 兆盾。可是这两项计划都没能达到指标,因此,政府只好将 2001 年度的财政预算中的税收一项从 2000 年的 101,436 兆盾提高到 173.4 兆盾。

税收的主要目标是石油和煤气以外的所得税 (PPH),增长 28%。其实 2000 年度的预算,这一项收入最为薄弱,最难完成计划。2000 年度预算,只有增值税 (PPN) 和建筑土地税 (PBB) 达到指标,以及石油和煤气的所得税因国际油价上涨而超额完成。

为了完成任务,税务局将快马加鞭,加紧催收税务。2001 年开始生效的新税务法令将给税务

局提供更完善的法律根据。新的税务法令规定,今后纳税人呈交的“年度税务报告单”(SPT)必须同时呈报其动产与不动产。这样税务局就可以从其资产的变动估计其纳税数目是否符合收入。

同时,税务局还将大量增加纳税人数目。全国两亿人口中,现已登记的纳税人只有 130 万人。其中有 35% 地址不明,虚报或去世,能联络的只有 85 万人,而真正把税务报告单交回的只有 40 万人,占人口比例极微。为此,政府计划将在今后五年内把登记的纳税人数目从现在的 130 万人增加到 530 万人,约增长 300%。

目前在美国,个人纳税占 90%,企业纳税占 10%,而在我国则相反,个人纳税占 15%,企业纳税占 85%。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以及人民对纳税的认识和觉悟程

度。

据税务总局局长 MACHFUD SIDIK 说明,为了增加纳税人数目,政府将首先从上层下手。政府将对上校级以上的军官以及一级、二级和四级 A 以上的官员进行登记。目前不仅许多高官没有纳税,许多大明星、大律师包括为苏哈多家族辩护的律师都没有纳税。这些律师开价都是以美金计算的。

根据规定,政府若认为某人收入可观,即可发出传召信,如不应召,税务局可以强行登记,规定其为必须纳税的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 2001 年度预算比 2000 年度增加 28%,税务总局认为太高。可笑的是,在国会讨论时,议员们还认为太低,应增加到 40%。可是根据税务局的资料显示,700 名人协和国会议员中,竟有 249 人没有纳税!

高官和人民代表没有以身作则,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又何以服众?

2000 年 11 月 11 日

法网难擒苏哈多家族

苏哈多倒台以后，两年来对其家族在他掌权时大量敛财的罪行作出的法律追究，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结尾的闹剧。

哈庇庇任总统时，最高检察署曾动员125名检察官追查苏哈多，结果以哈庇庇下台前发出的“停止审查令”而告终。瓦希德上台后，最高检察署撤销“停止审查令”，又重新进行审查。在提交法庭时，案件卷宗厚达3500页，证人共135人，另加9名专家证人。经三

次开庭，苏哈多皆以健康不佳为由没有应召坐在被告席上。主审法官于9月28日判决，拒绝检察官的起诉状，结束审判。检察官为此上诉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于11月8日又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令其重新开庭。看起来这出戏还要长期演下去。熟悉内情的人说这么来来往往，有一些人也就财源滚滚，希望这一宗本世纪的大案永无了日。

奈何不得老的，执法当局

只好拿子孙开刀。先是孙媳因毒品案被判刑，接下来是儿子托米被判18个月徒刑。

托米案从开庭到判刑，差不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被告去年4月12日开始在雅加达南区受审，同年8月30日检察官起

诉求判两年，10月4日法院却意外地宣判被告无罪释放。今年9月22日，最高法院改判18个月徒刑。10月3日托米向总统申请赦免，10月30日又向最高法院申请复查。这种认罪与否认罪

状的离谱做法，引起法律界的强烈反应。11月2日总统拒绝被告的赦免申请后，托米宣告“失踪”。十几天来，托米一直在跟执法当局捉迷藏。

警察总署通告各区警署和国际特警，宣布托米为通缉犯，成立通缉小组，对苏哈多家族的住家进行搜查，结果是一无所获。国家工具搜查苏哈多之女杜都住家后，又搜查苏哈多住家。其实杜都住家就在苏哈多住家后面，两家是相通的。

外界议论托米如果在杜都家里，仍然会来去自如，又怎会束手就擒？更何况搜查苏哈多住家时，执法人员慑于苏哈多的余威，不敢搜查苏哈多的房间，因为他还在房中休息，名律师YAN APUL说，检察署根本无意要逮捕托米。

看来，难题重重，这场跟踪追击案不知何时了？

本报特约撰稿 莫非

第3版 2000年11月11日 星期六

专评

谋求摆脱困境的途径

本报特约撰稿：莫非

人协和国会议员郭建议倡议召开的由国会与人协议员参加的自由论坛，于11月11日在雅加达举行，名之曰“表达意见论坛”。参加会议的有200名议员和25名观察家。有100名国内外国记者到场采访。

会议的议题分经济、法律和政治三个部分。会议只听取与会者的发言，没有就问题进行讨论或作出任何结论和决议，只是在会后将各方面的意见汇集，当作建议呈交政府。

这个会议，旨在寻求解决国内重大问题的途径，可惜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郭建议倡议召开会议的目的，

是鉴于人协和国会的正式会议上，议员们受政党和派系的约束与支配，不能自由与客观地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希望有一个非正式的碰头会，让议员们脱下政党和派系的外表，自由发表意见，共同寻求一个摆脱当前困境的途径。

可是召开会议前后的迹象表明，议员们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也仍然摆脱不了政党和集团的利益。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是斗争民主党、从业党和中间轴心派代表。武装部队没有议员与会，民族复兴党则公开进行抵制。

1999年普选选出的人民代表是三十多年来最民主的一次选举，

不过由于国会和人协不是通过直选而是由政党代表组成，因此尚不能真正的代表民意。试看去年人协会议的结果：普选中第一大党的美卡娃蒂蒂被选为副总统，代表第四大党的瓦希德被选为总统，代表五大党中最小政党的阿敏·赖依斯被选为人协议长。这个局面就是政党和集团利益高于选民利益的权力分配的结果。

因此，郭建议召开的“表达意见论坛”，发言者从政党和集团的利益出发，得出的结论就不能客观。与会者在政治问题的发言中，对瓦希德作出的攻击和嘲笑，即证明这一点。

会议只进行一天，时间太短，

与会者只提出对问题的看法，没有对问题提出讨论或作出总结，性质就像普通的“学术报告会”一样，令人有一种有始无终的感觉。

由于与会者都是议员，身份特殊，会议必须在高级酒店举行，而且举办委员会责任重大，因此请了私立保安服务所严加保安，耗费极大。

国家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仅是议员们的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大学校园、社会各界人士如果步郭建议的后尘，就国家前途问题召集会商，共谋出路，意义就更重大。

郭氏召集的议员碰头会虽说成绩欠佳，不过作为一个公民，只要出于诚意，任何为国家民族面临的困难，谋求解决途径的努力，都必须给予支持。

国内国际

新闻探底

民主与法治

莫非

民主运动开展以来，人民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不满情绪一下子爆发开来。示威群众敢与军警顶冲，议员可以指着总统和部长的鼻尖大骂。这种现象，在新秩序时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刚呼吸到自由空气的群众，对民主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以为民主就是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这种想法，使群众运动经常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行动。下级违上级的反，劳工造资方的反，地方违中央的反，任何行动和要求，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某工厂工人到国会示威请愿，不仅占据了大厦的一些空间，过夜睡觉，还从家里带来厨房用具，烧饭煮菜，男女同室，不但使议员出入麻烦，也使建筑物的门户受到损坏。

雅加达一些地区，经常发生群众捉到歹徒，并不交官法办，而是将其活活烧死的事件，对夜总会、酒吧、赌场等场所警告无效。群众索性一把火焚之了事。

不久前，某地区群众为反对县长上任，将所有官厅上锁，使地方政府陷于瘫痪。

巫劳群众因反对县长，把地方议会大厦烧成灰烬。

雅加达一些热闹街头，群众张贴了通缉托米的通告，还写上“生擒或死捉”的字样，为什么一再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群众行动呢？

最大的原因是：法律不能伸张正义，民主改革没有伴随司法部的改革，国家机器仍然是旧政权的国家机器。现今的法律还是跟旧政权一样，是为政治和特定的集团服务的。群众的激烈行动，是对司法机构失去信心和强烈不满的表现。

最明显的例子是对苏哈多及其家属的审讯，拖延经年，仍没有一个结果。托米拒捕藏匿，警方竟无法将其捕获归案，官方一时说已知托米藏匿处，一时又说已要求国际警察协助，搜查苏哈多寓所时，其律师出来接待。过后国家工具绕了一个大圈到苏哈多女公子寓所搜查，同样的律师已经等在

那里。原来律师是从后门先通过去的。

许多突出的大案，因受社会议论的压力，当局劳师动众，千辛万苦，终于在地方法院判了刑。可是上诉到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又获得了释放。

地方选举县长、市长，议员被收买，不投自己派系提名的候选人，结果引起争吵，是报上常见的新闻。

某地市长竞选连任，在财产登记表里填写只拥有一辆摩托车，自说自话也不怕脸红，其实全市市民都知道他在任五年入息不菲。

法律条文在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眼中各有不同的解释，完全看需要而定，执法人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项罪状可以用几百或几千页的文字定罪，也可以用法官的一只木槌全部推翻。

法律一旦与金钱扯上关系，任何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法律不能伸张正义时，群众就会以极端的行动，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2000年11月18日

新闻剖析

院长宝座谁属？

本报特约撰稿：莫非

最高法院是司法部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审案的最后一个堡垒。每年约有 8000 到 10000 宗案件呈上最高法院审理，最高法院没有就案件的材料进行核对检查，而是从法律的角度来审查下级的判案结果是否符合法律依据。案子是否能秉公处理，法律是否能树立威望，完全取决于最高法院中的 51 名大法官。

据印尼法律服务机构 (YLBHI) 和印尼贪污监督机构 (ICW) 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103 人中有 90 人承认，在诉讼过程曾有最高法院的办案人员跟他们联络，最高法院里的工作人员也承认，51 名大法官中只有两人是真正清廉的法官。

最高法院经常没有秉公判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人协工作组成员 AGUN GUNANJAR 就说，最高法院的内部工作一团糟，1998 年就积压着 15.808 宗案件，其中 13.743 件是上诉案，2.065 件是覆审案。

总统曾为法庭中止审讯苏哈托案件一事上火，并说有必要寻找清廉和正直的法官重审苏哈托。总统经济助理小组成员 FAISAL BASRI 甚至建议从国外聘请法官来印尼办案。

1985 年的 14 号法令规定，法院院长候选人必须是在职法

官，因此院长一职一向以来都是内部提出。这项规定使改革运动两年来没有冲击到司法部。

国会现正致力于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新的最高法院院长。1985 年的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有 15 年实际工作经验的法律界人士可以担任大法官，因此现已有非在司法官被委任为大法官。本月内，这些大法官已向国会登记成为院长与副院长候选人。

已登记的有 7 位院长候选人和 7 位副院长候选人。从 11 月 17 日开始，国会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广为宣传。11 月 18 日和 19 日，国会将调查候选人的财富和履历等。20 日到 21 日综合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听取候选人阐明他们的任务计划。12 月 5 日，国会将选出 2 名院长和 2 名副院长候选人，然后交由总统决定选出院长和副院长各一人。

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有下列三人：

MULADI 前任司法部长，从职业阶层骨干，参与“哈底庇中心”。在职时曾和前最高检察官奉命到瑞士调查苏哈托财产，结果一无所获。卸职后担任 WIRANTO 涉及东帝汶侵犯人权案的律师。国会议员曾责问他在国外与某军官夫人暧昧一

事，MULADI 极力否认，镇定从容表现了临危不乱的风度。财产登记表列有三座房子，三辆汽车和 5 亿盾存款。

BENYAMIN，是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家行政法庭院长，因在苏哈托时代判《时代周刊》胜诉而名噪一时。财产登记有一所房子，两辆汽车，三千万盾和一万两千美金的银行存款。

ARTIDJO，为法律界推崇的候选人，原是大学讲师和律师，担任过东帝汶 SANTA CRUS 血案、日惹 BERNAS 日报记者谋杀案的辩护律师，也曾为“神秘枪手”杀害的罪犯辩护。财产登记有一所住家，三辆摩托车，他是唯一骑摩托车上班的大法官。

以上三人，如果 MULADI 当选院长，那么加上现任的最高检察官和国会议长，从业阶层可以说掌握了司法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权。

人民现正拭目以待，司法部是朝向一个改革整顿的方向迈进，还是保持现状为少数人服务，取决于 12 月份的最高法院院长人选。如果改革风气能冲击到司法部门，法律的尊严和威望就能树立；否则的话，法律公正的理想仍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2000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三

BLBI 害苦两亿人

本报特约撰稿：莫非

1997年7月开始的经济危机给全国人民带来空前深重的苦难，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民主改革运动。然而几经改朝换代，三年来，国民经济却仍未见好转。这最大的原因就是印尼中央银行的援助资金(BLBI)问题迄今尚未彻底解决。



ANWAR NASUTION

经济不稳定的局面几度引起银行挤提，当时苏哈托唯恐其政权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因此于1998年1月26日发出总统第26号决定书，宣布政府100%保障公私银行客户存款的安全。这项承诺的代价是央行向48家银行发出了大量的援助资金。随后政府为取信于国际，又代付私家银行的外债，使BLBI数目剧增。其实当时一些银行已和国外的债权人商议分期摊还外债，可是央行仍强要他们用BLBI支付信用票(L/C)。

由于发放BLBI行政失误，弊端极多，又没有对接受援助的银行作详细调查，使一些银行获得的援助资金超过客户存款。有些银行利用援助资金购买美元，专搞外汇投机生意，因此BLBI发得越多，盾值越惨跌。央行前后化去110亿美元干预市场，也无力使盾值回升，最后只好将利息提高到70%，用高利息来收回盾币，稳住货币市场。

央行发放援助贷款的依据是看关系，关系好的银行虽然不需要钱，也能获得援助资金，他们拿到了钱便以更高的利息转借给需要现金的银行，为应付BLBI

的需要，国营纸币印刷厂日夜加班，

一日24小时分三班赶工，还到国外去印。政府在经济危机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而使美元汇率短期内从2300兑换一美元，起到17000兑换一美元。不久，政府又成立了国民银行健全化机构(BPPN)，整顿有问题的银行。

根据财政与建设监督机构(BPKP)的调查报告，央行发放的144.5兆援助资金中，有138.44兆发现舞弊行为，80.4兆用途不明。涉及误发滥用BLBI的有100多人，其中包括苏哈托、哈比比和政府财经大员，中央银行至少有20人受牵连。10月份BPKP文件库遭祝融之灾，报载与上述调查报告有关。

11月17日，国会、政府和央行举行会议，决定中央银行负责24.5兆盾的援助资金，余数由政府变卖BPPN控制的资产负责。这是一项妥协的决定，避免了中央银行倒闭的命运，条件是5名央行经理的辞职。

从央行总裁 SYAHRIL

SABIRIN因涉及春厘银行案被扣留，以及5名经理自动引退，表明政府极想整顿央行并撤换央行总裁。可是央行总裁地位比总统稳固，总统可以由人协罢免，央行总裁却不能由政府或国会罢免。除非他去世、证明犯法或自动引退，否则他就能做到满期。

有关中央银行的1999年第23号法令是哈比比下台前公布生效的，它保障了央行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受政府和任何方面的干预。这个法令也保证了央行的许多弊病不能外泄。为此，政府已向国会提出修改该项法令的要求。

人民希望今后央行总裁由正直和清廉的人来担任。央行总裁也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由政府安插亲信来控制。

央行援助资金是一个民族灾难。少数人瓜分的国家财富如今由政府负责，而政府又通过每年的财政预算把这个重担加在人民身上。说来说去，国家资金的流失最终还是要由全国两亿人口来负担！

2000年11月25日 星期六